

凉山彝族和彝族文化国外译介情况述略*

陈怀志, 巫晓凤, 段莉, 杨红, 高吕斌

(西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彝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于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凉山彝族文化具有较多的传统特色和明显的地域色彩。出于相同的原因, 凉山和凉山彝族对外界具有相当的神秘感, 世界上对凉山和凉山彝族的认识和了解较少, 直到改革开放后, 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关键词】彝族; 凉山; 文化; 对外介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087-03

一、前言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中,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2010年, 全州彝族人口达到222.6万人^[1]。

彝族具有丰富和多样的文化。凉山彝族自称“诺苏”, 根据民间普遍传说, 其直系祖先为距今约两千多年前的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他们居住在今天云南昭通一带, 后迁入凉山, 再扩散到四川其他地方。关于彝族何时迁入凉山, 缺乏历史文献的直接记载, 一说认为是距今大约1600多年前, 而有人则认为距今2000年前左右^[2]。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跨横断山脉, 东抵四川盆地, 北负大渡河, 南临金沙江。西有大雪山, 东有大凉山, 雅砻江和安宁河由北向南注入金沙江, 沟壑纵横, 高山大峡交错。解放前, 交通极不方便。这种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历史上凉山地区社会和经济缓慢。例如, 解放前夕, 其他彝区的社会制度多数已经是封建农奴制, 而凉山彝区的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奴隶占有制。

独特的地理环境, 加上凉山彝族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权, 各家支势力各据一方, 严重阻碍了凉山与外界的联系, 使得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及其生活生产方式, 对外界一直充满神秘感, 但另一方面又使得凉山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态的彝族文化。

鸦片战争后, 凉山曾吸引过不少外国探险家、传教士, 还有学者。解放后, 1956年至1958年, 凉山进行了民主改革, 国家逐步投入资金改善交通状况, 凉山的社会、经济和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改革开放后, 凉山的经济和旅游得到较快的发展, 吸引了较多的外国友人来考察、旅游和参观, 其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彝族的语言、文字和宗教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绍。

本文根据历史不同的时间段, 对国外在凉山彝族和彝族文化方面所进行的介绍和研究情况进行大体的梳理和介绍。

二、具体阶段和内容

(一) 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十三世纪,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所著的《东方见闻录》中, 专门有一章节题为《建都州》, 记述了他当时游历建都州时的所见所闻。从他描述的地域来看, 大体相当于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范围。《东方见闻录》后来被翻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文字, 这可能是介绍凉山的较早的外国书籍。

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 多个国外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涉足了凉山地区, 其中也有学者。他们除了考察凉山的地理人文风情外, 还搜集彝族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料。

1860年, 英国人布拉克斯顿(T. Blaekiston)考察了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南等地, 于1862年出版了《扬子江五月考察记》, 书中详细记述了彝族和苗族的体质和风俗^[3]。1868年, 法国的旅行家安邨从云南渡金沙江到会理、红布所、雅砻江与白水江交汇的彝族地区, 然后取道东川、昭通、大关, 到达叙府(今四川宜宾)。他著有《探险活动》一书, 叙述了他在川滇两省的活动情况^[4]。1877年, 英国旅行家巴伯从四川汉源出发沿大渡河南下, 经过越西、宁远(西昌)、会理、巧家、黄坪、雷波、绥江, 最后到达四川屏

收稿日期: 2013-10-23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凉山州彝族特色文化对外英译调查与研究”(10SA073)。

作者简介: 陈怀志(1973-), 男, 硕士研究生, 英语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和翻译。

山,详细考察了大小凉山的边缘地区。在其后来出版的《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一书中,介绍了大小凉山彝族的民族风俗民情^[5]。1882年,英国人亚力山大·郝西(A. Hosie)和他率领的考察队考察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彝区,他后来著有《华西三年记》一书,详细记载了所搜集到的资料^[6]。1890年,法国亲王奥尔良(Henri D. Orleans)率领考察队深入到四川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等地的彝族地区,对彝族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到大批彝族文献资料。在他后来所著的《从东京到印度》一书中,记述了这次考察活动,他所搜集到的彝文文献被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图书馆珍藏^[7]。1895年法国人波伦考察大小凉山后写成《凉山蛮子语汇》一书^[8]。1907-1910年,法国殖民军一等医官吕真达(A. F. Legender)率领考察队先后两次在四川凉山和云南彝区考察,并著有《建昌罗罗》、《中国四川人类学研究》、《华西的土著民族——俾俾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等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的奴隶制度及奴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情况^[9]。1906至1909年,法国人多龙率领考察队深入大两凉山腹地考察了昭觉、竹核,走访了小凉山的雷波、黄琅等地,后来发表了《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国非汉民族的文字》等多篇关于彝族语言及其历史研究的著述^[10]。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居住地区传教二十年。传教期间,他搜集了很多反映彝族风情的资料和毕摩文化典籍^[11]。1902年至1903年,日本人鸟居龙藏率领考察团在中国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进行了4个半月的考察,途经苗岭和大凉山。他不仅详细记录所到之处的地形、地名、植被和土壤,还注意考察各民族的住居、语言、服饰和婚丧习俗、社会组织等。他1926年出版了《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一书,记录了我国西南的彝族、苗族、布依族等的文化和生活实态^[12]。

在这个阶段,西方人考察凉山和研究凉山彝族的主要目的,主观上是为当时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需要服务。但在客观上,他们的考察活动、著述以及搜集的各种资料也为当时及后来世界认识、了解和研究凉山彝族及其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外到凉山彝区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活动减少。其间,1939年至1940年,俄国人顾彼得从康巴藏区来到凉山彝族地区考察,著有《彝人首领》^[13]。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到五十年代后,国外对彝族地区的考察和研究再度兴起。1959年,英国学者威宁顿(A. Winnington)出版了《凉山奴隶》一书^[14]。该书根据他在四川凉山的实地考察资料写成,重点介绍了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并进一步探讨了大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构成和不同等级的婚姻关系等问题。1967年,前苏联的P·X·伊茨和A·P·雅可弗列夫合作出版了《东亚和东南亚诸民族的村社和社会组织》一书^[15],其中有一章叫《关于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专门论述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问题。1981年,《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中收录了日本学者八卷佳子著的《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论争》一文。在文中,她评述了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八卷佳子还将中国学者曾昭抡著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6],该书中对凉山彝族的生活、家庭与社会制度等有专门的描述。

在这一阶段,国外有关彝族研究的著述颇多,主要侧重于对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但英文成书的较少。从研究的地区和内容来看,主要立足于云南和贵州的彝区,对大小凉山彝族文化研究的著述较少,对凉山彝族的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性质及其等级制度方面。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现在

自八十年起,中国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和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来凉山旅游和考察的外国人逐渐增多,研究凉山彝族文化并向世界介绍凉山彝族及其文化的书籍资料开始增多。

日本学者马场纪美史从事日本神道起源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1984年,当他获知中国彝族很早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一种以太阳运动定冬夏、以北斗斗柄指向定寒暑的十月太阳历时,他先后多次到大凉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帮助他解开了日本关于北斗星信仰的一些谜局^[17]。

日本的佐野贤治于1994至1996年,在云南丽江、凉山美姑等地彝族居住区多次开展田野调查,著有《西南中国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

法国人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多次到凉山美姑等地,开展毕摩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著有《彝族宗教传统与现况:美姑县1997调查》、《凉山彝族宗教蜕变——今日凉山彝族宗教信仰与体难调查

探析》、《有关凉山地区彝放诺苏支系宗教的六项论题》等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在研究和介绍凉山彝族和彝族文化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当数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斯蒂文·赫瑞(Stevan Harrell)。作为研究人类学的专家,赫瑞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中国西南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等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考察活动,并多次到西南地区访问和做讲座。他与四川的多家研究机构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凉山州民族研究所都有过合作关系。1993年他首次到凉山做田野调查,呆了3个月,1994年又呆了3个月,之后又多次到凉山。他到过凉山的盐源县、喜德县和冕宁县,跟凉山彝族知识分子和学者马尔子、巴莫姊妹等开展合作研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他本人还有一个彝族名字,叫“木嘎”^[8]。

赫瑞教授关于彝族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颇多。著作包括^[9]《中国民族边疆的文化际遇》(*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1995)、《高山图示:中国彝族诺苏文化的传承》(*Mountain Patterns: The Survival of the Nuosu Culture in China*, 2000)、《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2000)、《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Field Studies of Ethnic Identity: Yi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 China*, 2000)等。在《高山图示:中国彝族诺苏文化的传承》一书中,他介绍了彝族诺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在《田野关系》(*Fieldwork Connections*, 2008)一书中,他讲到了在凉山盐源等地彝族村寨做田野以及和当地知识分子做互动交流的经历。他还主编了《中国西南彝族观》(*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2001),收集了许多彝族学者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彝族历史、社会传统及变化的研究论文。他独立发表了“Reading Threads: Clothing, Ethnicity,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Ethnicity and kin terms among two kinds of Yi”、“Nuoso lacquerware: a traditional craft

and its recent transformations”、“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等有关彝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论文,与他人共同发表了“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Part II”、“Historical Ecological Change in the Upper Baiwu Valley”、“The Nuosu Yi of Liangshan, China”、“A short summary of Nuosu Ecology and Ethnoecological Concepts”等研究论文。

1995年4月,赫瑞教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有数十名学者参加的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参会的学者除了来自中国,还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会议收集的论文涉及到当代彝学各个主要领域的研究,他因此被称为“国际彝学的创造者”^[20]。1999年,通过他的努力,并在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和马尔子的帮助下,在华盛顿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Mountain Patterns”——《山地模式》的展览,展出了来自四川凉山的数百件与彝族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文化用品。

改革开放后,也有中国学者用英文编著出版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籍,如兰佩瑾编的2013年1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China's Ethnic Minorities(《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第6章专门介绍彝族,其中就有对凉山彝族的描述。

在这个阶段,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很多网站都有关于凉山彝族及其文化的英文介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就有彝族的英文版专门介绍,其中就提到了凉山彝族;中国日报网英文版有关于凉山和凉山彝族的报道;Ethnic China有专门的一章介绍彝族,并在网上搜集了部分关于凉山彝族研究的论文和书籍;彝学网的英文版,对彝族有专门的介绍,并收录了部分关于凉山彝族研究的文章。这些网站在向世界介绍凉山彝族及其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结语

凉山地区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腹地,有着比较丰富、完整和原生态的彝族文化资源,而且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虽然说通过各种努力,凉山彝族及其文化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和介绍,但在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今天,这种步伐显得缓慢了一些,凉山彝族及其文化在其对外译介方面还有更多的内容和空间。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凉山州统计局.四川省凉山州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J/OL].<http://wenku.baidu.com/view/cd67f8126c175f0e7cd137e8.html>.

(下转125页)

Study on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Scooping Paper Process
in Ma Yan and Yun She Cottages of Tongren City

GONG Xing¹, LIU Jian², ZHANG Xiao-lu³, REN Hong-qing²

(1. Qianjin Law Firm, Tongren, Guizhou 554300; 2. Department of Leg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Tongren College,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has drawn much concern in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Scooping paper technology, as a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 its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now a pressing and continuous process, should meet the overall trend and demand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Therefore, its essence must be deeply understood and its features must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ooping the Paper Proces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89页)

[2][4][10] 阿卓哈布,王万金.凉山风景独好[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3,31,33.

[3][11][12] 张泽洪.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J].宗教学研究,2001,2.

[5][6][7][14][15][16][17] 马学良.国际彝学研究小史[J/OL]. <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2646>.

[8][9] 朱文旭.彝文古籍及其研究价值[J].兰州学刊,2012,5.

[13] 列来拉杜.彝族服饰资本化的语境[J/OL].<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01811-1.htm>.

[18][20] 彭文斌.[美]斯蒂文·郝瑞.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教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0.

[19] 王菊.斯蒂文·郝瑞的中国西南彝族研究[J].思想战线,2009,5.

Simple Discuss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Yi and Yi's Culture in Liangshan District to the World

CHEN Huai-zhi, WU Xiao-feng, DUAN Li, YANG Hong, GAO Lv-b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Yi is on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ing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and has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wing to the historic, geograph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re are more tradition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Yi's culture in Liangshan district. Because of the same reasons, Liangshan and Yi in Liangshan remain mysteriou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les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m. The situation hasn't changed until after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Yi; Liangshan; Culture; Introduc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责任编辑:周锦鹤)